

一九八〇年代的墨西哥

王切女

——加勒比海地區的新興勢力——

一、前言

在羅培茲 (José López Portillo) 總統的任期 (一九七六—一九八二年) 中，墨西哥在半球事務上已從小角色轉變為主要的地區勢力。它有能力制定與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在尼加拉瓜的動亂中，羅培茲總統已證實墨西哥有能力對桑定革命政府提供實質上的援助。事實上，墨西哥在援助桑定政府方面，幾乎是無視於雷根政府對尼加拉瓜所採取的敵對立場，與美國對桑定政權所實施的中止經濟與糧食的援助措施。

此外，墨西哥與委內瑞拉於一九八〇年五月簽約，兩國同意以優惠條件每日提供十六萬桶的石油給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同年十二月，墨古簽訂秘約，墨西哥提供新式的勘油設備給古巴，並對古巴提供技術上的援助。一九八一年八月，墨西哥更與法國發表聯合聲明，宣稱薩爾瓦多游擊隊所領導的反對派是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勢力」，它有權參與談判，以結束薩國的衝突。凡此都顯示出，墨西哥在半球事務上已從小角色轉變為地區性的勢力。

其實，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墨西哥的外交立場便與美國大不相同。如一九五〇年代，墨西哥支持瓜地馬拉左派的阿貝茲 (Jácomo Arbenz Guzman) 政權。一九六〇年代墨西哥拒絕實施「美洲國家組織」對古巴禁運的措施，且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仍與古巴維持外交關係。墨西哥除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嚴厲批評美國軍事干預多明尼加外，並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支持智利的阿葉德政權。然而這些外交立場上的不同，因缺乏實質外交政策所需的經濟資源，而流於官方的文件與聲明。惟至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墨西哥已有能力以經濟資源來支持外交政策，使得羅培茲總統的外交政策不同於過去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墨西哥也因此成為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主要勢力。

本文主要在探討墨西哥成為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勢力的因素，及其擴展地區性勢力所遭受的內在與外在的限制。

二、墨西哥成為地區勢力的因素

墨西哥成為地區勢力的首要因素，無疑的是與其最近發現大量的油源有關。一九七三年世界性的石油危機中，墨西哥仍只是個進口石油的國家，然而在短短的幾年中，却一躍而成爲世界第四大產油國。當羅培茲總統於一九七六年任職之初，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 (Petróleos Mexicanos，簡稱比美斯 PEMEX) 宣佈，墨國已經證實的石油儲藏量是六十億桶，日產量是三十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五桶，日輸出量是三萬四千四百七十桶。至一九八一年九月，羅培茲總統宣佈，墨西哥石油日產量是二百六十萬桶，約有半數輸出。同時，比美斯亦宣稱，墨西哥業經證實的石油儲藏量超過七百億桶，可能的儲藏量高達三千億桶^①。隨着石油產量的增加，墨西哥輸出石油所賺取的外匯，也從一九七六年的三億一千一百萬美元，增爲一九八〇年的一百億四千萬美元，一九八一年輸出石油所賺取的外匯約在一百四十億至一百五十億美元間。此一鉅額的油元與豐富的資產，使得羅培茲總統在外交政策上有較多的選擇與談判的籌碼。

然而，石油固然是造成墨西哥成爲地區勢力的重要因素，但並非唯一的因素；今日的墨西哥固然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問題，但在過去二十年間，墨西哥的經濟已大有發展且形成了多元經濟的體系。一九六〇年代，墨西哥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七%，一九七〇年代，經濟成長率雖有減緩的趨勢，但仍能維持在五%上下。今日的墨西哥已不再是落後的農業國家，而是開發中國家，且具有工業社會的雛形。根據一九八〇年世界銀行的統計，一九七八年墨西哥工業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三七%，服務業占五二%，農業僅占一一%^②。

因此，羅培茲總統所繼承的不僅是豐富的油源，而且是具有相當工業基礎的經濟制度。如此，墨西哥比其他的石油輸出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甚至委內瑞拉——更有能力以石油之外的資源來推行其外交政策，同時它對相當落後的加勒比海地區亦可提供其所亟需的技術援助^③。例如，墨西哥政府曾派遣包括農業、醫藥、石油工程等各方面的專家共四百名，前往尼加拉瓜協助桑定政府發展科技。除了古巴之外，尼加拉瓜所擁有的外國技師以墨西哥籍爲最多^④。又比如美斯最近以墨國的

註① 有關墨西哥石油可能的儲藏量，一些觀察家認爲比美斯的估量有過分誇大之嫌。有關墨西哥石油儲藏量的討論參見 George W. Grayson,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Oi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0), pp. 71-73.

註②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0), p. 115.

註③ Bruce Bagley, "Mexico in the 1980's: A New Regional Power", *Current History*, Vol. 80, No. 469 (November, 1981), p. 354.

註④ 古巴約派遣二千名科技人員赴尼加拉瓜，包括醫生、教師、軍事顧問等。

技術與技師協助古巴探測海底臺地，據報導也相當成功^⑤。

豐富的油源與經濟多元化的發展固然是使墨西哥成爲地區勢力的主要因素，然而國際環境亦是墨西哥成爲地區勢力的另一原因。國際環境中最基本的一項情勢，當屬美國在一九七〇年代，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與軍事上，均無法維持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霸權。美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越戰的後遺症，一方面是由於經濟的不景氣。諸如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九年的能源危機，長期的通貨膨脹、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生產力的降低，以及來自西歐、日本及有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競爭等影響，遂致美國喪失往日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優勢，也使得墨西哥得以成爲一新興勢力。事實上，面對着逐漸解體的國際體系，墨西哥爲了保護與促進其國家利益，實有必要擔任一較具決定性的角色。更何況，其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常因與美國爲鄰而遭到威脅。

研究美墨關係的學者，常會發現，美國決策當局幾乎是一廂情願地假定：墨西哥的國家利益在基本上是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同的。此種理論是建立於兩國在地理上有長達二千英哩不設防的邊界；在經濟上同是採取資本主義與市場取向的制度，且具有相當高的相互依存性；在政治上俱是民主國家，且都反對蘇俄與古巴的擴張主義。因此，雷根總統在競選之初，即提出「北美共同市場」(Nor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的主張，海格亦於一九八一年五月提出「小型馬歇爾」(Mini-Marshall)計劃。

對於「北美共同市場」，加拿大與墨西哥的反應都很冷淡，惟恐團結北美三國的口號，不過是美國人想進一步攫取能源的花招。「小型馬歇爾」計劃，最後雖將以「加勒比海盆地初步計劃」(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之名出現，但在墨西哥所附加的三個條件下^⑥，它已與歐洲反共取向的馬歇爾計劃大不相同。

此外，墨西哥於一九八〇年拒絕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與古巴保持親密的外交關係，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定政府，以及公開聲明薩爾瓦多的游擊隊是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勢力」，這都使得美國的決策者感到困惑與不滿。美國人甚至以爲墨西哥的國家利益所以不同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是由於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是一種「不成熟」與反美情緒所造成，或者是反應出墨西哥的政客需要確立其偉大的形象所致。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相信，墨西哥的決策者不了解古巴與蘇俄在西半球從事顛覆的本質，以及共黨滲透對墨西哥安全所造成的危害。事實上，這些解釋並未考慮到在某些事例上，墨西哥的國家利益可能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有重大的不同。

註⑤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8, 1981, p. A. 25.

註⑥ 墨西哥所附加的三個條件是：排除任何型式的軍事援助；該計劃的目的應是協助該區的人民，而非發動反共運動；該計劃所協助的對象應包含加勒比海地區所有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國會自動地被排除。

對墨西哥領導人而言，墨西哥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並非如雷根總統所說的，來自蘇俄與古巴的顛覆活動，而是來自美國。此種認知主要是來自歷史的教訓。面對着強大的鄰國，墨西哥常感到自己的脆弱。除了十九世紀，美國攫取了墨西哥廣大的領土之外，美國的決策常會造成墨西哥莫大的震撼。因此，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墨西哥最後一位獨裁者狄亞士（Porfirio Díaz）即曾感歎地說道：「可憐的墨西哥，與上帝相隔是如此地遠，與美國相隔却是如此地近」。

目前，墨西哥在國家安全上最大的憂慮是，假如世界石油的供應產生嚴重地中斷，則在能源危機期間，美國可能軍事干預墨西哥以確保能源的供應。甚至有些墨西哥的學者擔憂，即使世界能源供應並未中斷，但美國在能源上逐漸地依賴墨西哥，可能在未來造成某些衝突，特別是墨西哥無論以任何理由中斷石油的輸出。此一憂慮使得墨西哥在能源政策上，逐漸地擴展石油市場，以免過分集中於美國。墨西哥的石油計劃特別規定，任何一國從墨西哥所購買的石油不得超過其總輸出量的五〇%。事實上，美國從墨西哥所購買的石油佔墨西哥石油輸出量的比例也正在下降中，從一九七九年的八〇%降為一九八〇年中的六五%。此外，墨西哥在外交政策上也一再強調其傳統所遵奉的不干涉與民族自決、國家主權的原則，反對美國軍事干預加勒比海地區的任何地方。特別是反對美國軍事干預中美洲，因為這將意味着美國在墨西哥的南、北兩面都置有軍隊，可對墨西哥進行包圍，且將更容易攫取墨西哥南部的油田^②。

更何況，今日墨西哥的政權是來自一九一〇年革命推翻獨裁政權的結果。因此，旨在推翻獨裁高壓統治政權的任何革命運動，墨西哥常會加以支持。墨西哥的外交政策遠比其國內政策更支持革命、社會正義與平等。墨西哥認為目前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政權是完全不合法的，以軍事援助來維持這些政權的任何企圖勢必失敗，也勢必造成該區人民的痛苦與流離失所。薩爾瓦多的內戰，已造成三十萬難民，其中有數以萬計的難民居住在墨西哥；而擁入墨西哥的瓜地馬拉人，為數更多。因此，墨西哥人認為，雷根政府軍事援助中美洲反而使得該區與墨西哥更不穩定，並非解決中美洲危機之道。而且只要中美洲的動亂持續下去，墨西哥必將再有大量的難民擁入。

因此，無論是基於國家利益或政治傳統，任何一位墨西哥總統都很難同意雷根總統強硬的中美洲政策。然而面臨着北方強大的美國與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墨西哥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影響力勢必大受限制。

三、經濟問題——墨西哥擴展地區勢力的內在限制

石油給墨西哥帶來意外的財富，但它也給墨西哥帶來相當大的風險。羅培茲總統於一九七九年三月野心勃勃地提出工業、農

業、教育與鄉村發展的「全面計劃」。在這個計劃之下，政府將利用輸出石油所賺取的外匯，改善失業、糧食供應與加速工業發展過程。然而，幾乎就在同時，墨西哥也像其他石油輸出國家一樣，遭遇到「石油併發症」——由於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政府遂致力於快速的經濟擴充計劃，但國內的經濟發展速度却無法與之配合。隨之而來的是外債大量的增加與國內經濟的不穩，導致通貨大幅度膨脹。一九七八年墨國外債總額是兩百七十億美元，支付外債的利息即佔其輸出總額的六〇%。至一九八一年墨國的石油收益雖高達一百四十億至一百五十億美元，但同年墨國經常收支帳仍不足一百零八億美元，累積外債高達六百四十億美元，目前它已是開發中國家外債最多的一國。隨着外債的增加，消費貨價指數也從一九七八年的一八%，上升為一九七九年的二五%，與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的三〇%。

由於面臨着龐大的外債與嚴重的通貨膨脹、糧食的短缺、運輸與都市設施的不足以及失業問題，使得墨西哥在步入「全面發展計劃」之時，已走入了經濟發展的瓶頸。羅培茲總統曾感歎地說：「全世界都認為墨西哥的前途十分美好，然而就在此時此地，我們對未來充滿了迷惘。」他並且慘痛地指出，由石油所提供的「美好機會」，却因「毀滅性的對抗、無秩序、無效率、缺乏了解、自我主義與貪污」而面臨威脅^⑧。

墨西哥致力「全面發展計劃」所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無法吸收石油所賺取的大量外匯，加速了通貨膨脹。雖然由石油所賺取的外匯，有一部分用於購買擴充比美斯的設備及所需的穀物上；但無可避免地，有相當的一大部分變成了都市收入。這些收入刺激了奢侈品的消費與走私貨的交易，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

其次，墨西哥比例甚高的人口增長率也造成甚多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雖然目前墨西哥的人口增長率已從一九七六年的三·六%，降為一九八〇年的三%，然而仍有許多人缺乏適當的工作、房屋、食物與交通工具。根據墨西哥政府的報告，有二六%的人失業，若加上未充分就業——一年只工作四至六個月或兼職人員——的人數，則有四五%是屬於失業或未充分就業。這些大量的失業人口常非法移民至美國，造成美、墨關係的緊張情勢。

農業可能是墨西哥經濟發展最脆弱的一環。墨西哥也像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一樣，過分地忽視農業，加上可耕地甚少（美國每一農民平均可耕地是二·二英畝，墨西哥每一農民平均可耕地僅〇·七五英畝）^⑨，生產技術落後，人口增長率高，以致糧食大量的不足^⑩。一九七六年墨西哥進口農產品的總值是四億美元，一九七七年是七億美元，至一九七九年，由於乾旱導致農作物歉

註⑧ Alan Riding, "The Mixed Blessings of Mexico's Oil,"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1, 1981, p. 24.

註⑨ Paul Lamartine Yates, *Mexico's Agricultural Dilemma* (mimeo, 1980), p. 92, cited from John Bailey, "Agrarian Reform in Mexico: The Quest for self-sufficiency,"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81, p. 357.

註⑩ John Bailey, *Idem*.

收，致使一九八〇年的穀物進口總值高達美金二十億美元。

其他如運輸系統與都市設施的不足，也造成墨西哥經濟發展的瓶頸。墨西哥的鐵路年久失修，港口設備不足，十分擁擠，因此，三分之二的對外貿易傳統上都由陸路運往美國。美墨貿易額雖然日增，但因運輸系統不足，常延誤了石油、機器與糧食的運送。至於都市設施不足，又是另一項大問題。由於鄉村謀生不易，遂使大量的人口擁入城市，尤其是墨西哥市，目前墨西哥市已成為世界第一大都市，約擁有一千四百萬居民，惟至一九七九年，有二百萬人仍居住在無自來水使用的地區，其他如電力、下水道與排水溝等設施都不足^⑩。

墨西哥面臨着這許許多多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大量的資金與技術，並假以時日，方能完成。此種情況又使得墨西哥更依賴美國，從而影響其獨立性與援外的能力。

四、美墨關係——墨西哥擴展地區勢力外在的限制

美墨兩國儘管在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政策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兩國在貿易、能源與移民等方面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美國資金與信用貸款流入墨西哥的數量更是驚人。這種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國學者常稱之為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墨西哥學者則稱之為不對稱的相互依存或依賴關係。

美墨兩國，一是已開發國家，一是開發中國家，因此兩國的關係呈現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墨西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相當地依賴美國。以一九七九年國民的生產毛額為例，美國是兩兆六千億美元，墨西哥只有一千兩百億美元，亦即墨西哥的國民生產毛額只有美國的〇・五%。美國國民的平均所得是一萬零七百七十七美元，墨西哥國民所得只有一千七百一十五美元^⑪。

在貿易方面，一九七九年美墨兩國的雙邊貿易額達一百三十億美元，其中墨西哥輸往美國的總值占其輸出總值的六八・六%，墨西哥從美國進口的總值占其輸入總值的六二・四%。近兩年來，墨西哥輸往美國的石油繼續增加，但墨西哥從美國進口的穀物、奢侈品等增加更為迅速，因此，至一九八一年的前十一個月，雙邊貿易額達到二百九十億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同期增加四十億美元，其中墨西哥方面的貿易逆差達三十八億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同期的貿易逆差多出十八億美元^⑫。其次，在投資方面，至

註⑩ Fames H. Street, "Mexico'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81, pp. 389-390.

註⑪ Salvador Campos Icardo, "Progres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Susan Kaufman Purcell, ed., *Mexico-United States Relations* (New York: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 p. 28.

註⑫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2 February 1982, p. 5.

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私人在墨西哥的投資額約四十億美元，一九八〇年約六十億美元。在貸款方面，一九七九年美國銀行貸給墨西哥政府的數額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

雖然美墨之間的經濟關係相當密切，但兩國在經濟方面的爭執亦不少，尤其是在貿易方面。儘管美墨之間的貿易額相當的大（墨西哥已取代英國成爲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但迄今仍未有任何確定的雙邊條約來規範兩國之間的貿易，這主要是因爲墨西哥政府於一九八〇年拒絕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所致。墨西哥政府認爲，「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主旨乃在降低國際貿易的所有障礙而達到「自由貿易」的目的；但在現階段中，「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較有利於已開發國家，而不利於開發中國家。墨西哥爲了保護本國的工業與產品，在貿易政策上，一向採用貼補制，並限制某些物品進口或採取很高的進口稅。一九八一年美墨貿易逆差，在前十一個月即高達美金三十八億美元，預料羅培茲政府將會限制更多的物品進口。此種民族主義式的經濟發展策略，雖然不太有效，但它却是墨西哥政府在制定商業政策時的首要目標。因此，短期內墨西哥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會同意商品自由化的政策。同時，墨西哥政府爲了避免在經濟上過分地依賴美國，遂積極地擴展市場，並將外資、貸款與技術合作擴散至日本、西德、法國與西班牙等國，且與上述各國政府展開大規模的技術合作談判。惟基於地理與歷史的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墨兩國的經濟關係仍會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非法移民是美墨邊界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但墨西哥政府既不可能單方面採取行動來限制非法的移民（目前每年約在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之間），亦不可能與美國密切配合。雖然美國政府一再強調這是美墨雙方的問題，但許多墨西哥人却將之視爲墨西哥解決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目前，每年約有八十萬墨西哥人進入勞動市場（此一數目可能會繼續增加，因爲墨西哥有半數的人口在十五歲以下），但墨西哥每年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却未超過三十五萬個（唯一重大的例外是一九八〇年）^⑭，因此，墨西哥工人非法移民至美國，遂被視爲是解決墨西哥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實墨西哥政府可採取兩種方式來降低非法移民的人數。其一，加速經濟成長率以創造就業機會，正如墨西哥政府在一九八〇年所採取的，該年墨西哥經濟成長率高達八%，就業機會增加了八十萬個。但它也帶來了其他不易克服的問題，諸如，政府經費過度地擴張、通貨膨脹與披索貶值（一九八一年披索貶值一二·八%，預計一九八二年披索仍會降低一七·一九%^⑮）。其次，墨西哥政府亦可加強對移民的管束，但這將造成政治上的不安。每年增加幾十萬的失業人口，無疑地將給墨西哥政府帶來不易解決的難題，更何況非法移民每年滙回墨西哥的外滙高達三十億美元^⑯。

註⑭ Susan Kaufman Purcell, "Mexico-U.S. Relations: Big Initiatives Can Cause Big Problems,"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1/1982, p. 386.

註⑮ *Latin America Regional Reports on Mexico & Central America*, 2 February 1982, p. 3.

註⑯ Suan Kaufman Purcell, *Op. Cit.*, p. 387.

當然，美國可以斷然地遣送非法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人¹⁷，或嚴厲地阻止墨西哥人非法移民美國，但勢必造成墨西哥的社會問題與政治上的不安。此亦非美國之福，且美國經濟也確實需要墨西哥的廉價工人來擔任起非技術性的工作¹⁸。正如人類學家格列格里（David Gregory）所說的：「移民與其雇主——而非政府——決定了移動的數量與地點……。大多數政府所能做的僅僅是促進或阻止這些人口的遷移；而非停止他們的遷移」¹⁹。

能源無疑的是提昇美墨關係最重要的因素。早在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實施禁運之前，美國即已公開宣稱將減低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以免在進口石油中斷時危及國家安全。而自石油禁運以來，此一目標顯得更為急切。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墨西哥東南方發現大量的油源，美國乃迫切地希望大量進口墨西哥的石油，以降低對波斯灣油源的依賴。因為，美墨兩國毗鄰而居，設在墨國塔巴士可（Tabasco）州與德州的天然氣管，被視為幾乎是與美國境內各州所埋設的管線一樣地安全。且美墨之間的交通無論是就水路或陸路而言，都相當便捷，也相當安全。更何況，美墨之間五十年來都維持良好的關係，墨西哥幾乎是不可能對美國實施禁運；且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石油的代價，會迅速地從墨西哥增加購買美國的農產品與機器設備而獲得補償。因此，無論就政治、戰略與經濟方面的考慮，美國都希望從墨西哥進口石油²⁰。美國雷根總統提出「北美共同市場」的主旨，有一部分即是想增加美國獲取墨西哥能源的機會。加拿大與墨西哥對「北美共同市場」雖都表示興趣缺缺，但與墨西哥發展某種特殊關係的概念，仍在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與國會中繼續獲得多數人的支持。

然而，墨西哥也有它自己的計劃。雖然它希望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但它也急切地想擴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以避免像過去一樣與美國維持「特殊的關係」，而損害了墨西哥的主權與經濟獨立，更何況美國尋求與墨西哥建立特殊關係的主要原因，是在便於獲取墨西哥的石油。惟自一九三八年卡蒂納（Lázaro Cárdenas）總統實施石油國有化政策以來，石油已成爲墨西哥民族主義、主權、尊嚴與獨立於外國控制的象徵。加上一九七七年美墨第一次天然氣交易失敗所引發的反美情緒，使得墨西哥政府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宣佈，任何一國購買墨西哥石油的數量不得超過其輸出總量的五〇%。

註¹⁷ 根據美國駐墨大使館一月七日所發佈的消息，在 Silva 計劃下，有十一萬五千名墨西哥人申請到了簽證，但有八萬五千名墨西哥人未能成功地申請簽證，惟非法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人，仍受美國法律的保障，不會立即被遣送回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9-10, 1982, p. 2.

註¹⁸ Wayne A. Cornelius,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usan Kaufman Purcell, ed., *Op. Cit.*, pp. 71-75.

註¹⁹ David Gregory (Remarks to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in Europe: Lessons for the American Policy Debate, Belmond, Md., June 12-14, 1980), cited from Wayne A. Cornelius, *Op. Cit.*, p. 67.

註²⁰ Richard B. Mancke, *Mexican Oil and Natural Gas: Political,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raeger Special Studies, 1979), pp. 8-10, 124-133.

惟至一九八一年夏天，石油現貨市場呈現過剩的現象，墨西哥喪失了五〇%的國外市場。爲了恢復石油的輸出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墨西哥不能不尋求穩定的石油市場。美墨之間遂於一九八一年八月簽訂了石油契約，墨西哥同意於五年之內以市價供應美國一億零五百萬桶的原油，以便美國儲存其戰略性石油。此舉顯示，墨西哥雖欲分散石油市場，且公開地反對美國的中美洲政策，但爲了顧全其經濟利益，仍同意與美國從事長期的石油交易。至於雷根總統決定進行此項石油交易，則是基於其決定充實美國戰略性油源的儲存，且當前世界油價較低廉。

由此可見美墨兩國儘管在貿易、移民、能源與外交政策上有相當多的歧見存在，但兩國在採取措施時，將不會嚴重地危及雙方的經濟關係，否則將會得不償失。惟美墨雙方的關係在八十年代將更爲重要，而美國也較不能像過去一樣，以其經濟實力來改變墨西哥的國內與外交政策。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已很難採取使墨西哥就範而不致影響美國利益的政策。美國若限制在墨西哥的貿易與投資，不僅影響墨西哥的利益，也將影響美國商人的利益。拒絕將美國的信用貸款給墨西哥，不但會使得墨西哥的銀行界破產，也會牽累整個北美與西歐的金融界。片面地封閉美墨邊界，不僅會造成墨西哥邊界城市的崩潰，也將影響在該區有巨額投資的許多美國商人，以及美國農業界與工業界廉價勞工的供應^②。當然墨西哥擁有豐富的油源，更加强了墨西哥與美國談判雙邊事務時的實力。

惟美墨兩國在中美洲政策的歧見，或將以「同意其不同意」(agree to disagree)的公式出現，正如同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一年第一次正式訪問羅培茲總統所建立的關係一樣，雖然雙方都不贊成對方的中美洲政策，但彼此仍相當友好地討論雙邊事務。即使是美國軍事介入中美洲，墨西哥所可能採取的，將是在所有的國際場合中嚴詞譴責美國，而不可能切斷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包括石油禁運、限制貿易或投資，否則墨西哥所遭受到的損失將遠比美國大。換言之，墨西哥在外交政策上所能影響美國的能力，無論如何都將比美國所能影響墨西哥的能力更爲有限。

五、結 語

一九八〇年代的墨西哥到處都呈現着躁進的景象，墨西哥灣海岸沉睡的村莊，由於突然發現了石油，一夜之間變成了嘈雜而忙碌的工業城。石油帶給了墨西哥鉅大的財富，也提昇了墨西哥的國際地位。

今日的墨西哥不但以其石油資源協助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且派遣科技人員赴尼加拉瓜協助其發展科技、赴古巴勘測石油，對尼加拉瓜提供兩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更將參加美國所提議的援助加勒比海地區的發展計劃——「加勒比海盆地初步計劃」，這都顯示出，墨西哥已成爲加勒比海的地區勢力。

註② Bruce Bagley, *Op. Cit.*, p. 393.

惟墨西哥在中美洲政策上與美國有很大的歧見，美國認為今日中美洲的動亂，是蘇俄與古巴企圖擾亂美國戰略後方的陰謀。但墨西哥却認為，「當民主生活的所有可能性都被殘暴的專制政府所阻時，武裝反叛即是一個國家民主意志最真實的表現……，任何認為尼加拉瓜所遭遇的是由於外在因素有計劃、有組織與煽動的結果之想法，不僅是錯誤的，且對那些拋頭顱灑熱血從事為自由而戰的高貴人民，是一種侮辱」^②。因此，當美國撥下鉅額軍事援助給薩國之時，墨西哥却與法國發表聯合聲明，宣稱薩國游擊隊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勢力」，反對美國軍事干預中美洲。

惟外交政策必需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今日的墨西哥在經濟發展上固然比大多數加勒比海國家進步，且擁有豐富的油源；但墨西哥的內部面臨着龐大的外債與亟待解決的通貨膨脹、失業問題與糧食問題，外在方面又面對着實力雄厚的美國，因此其影響力勢必大受限制。更何況墨西哥在經濟方面仍十分依賴美國，若因外交政策而與美國關係破裂，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即使美國直接軍事干預中美洲，墨西哥所能採取的行動，或將僅止於嚴詞譴責。但多數西歐國家都不贊同美國將薩爾瓦多地區性的問題，提昇至東西方的戰爭，而美國國內也恐懼越南第二的重現，這或許會有助於墨西哥中美洲政策的推行。因此，墨西哥要發展為加勒比海的一霸，當務之急，恐怕不是在消極的反美、防美，而是應當在社會經濟改革之外，積極地防止與阻遏共黨勢力在中美洲的興起、擴張。

註② Cited from Richard E. Feinberg, "Central America: No Easy Answer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1, p. 1126.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為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證明購用。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八〇〇元

美金二十二元五角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

內 新臺幣二十元
外 美金七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